

# 卷二

書名 警世通言三十六卷 天啟四年序王氏三桂堂刊本  
 撰者 明 馮夢龍 撰  
 卷 卷二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仁井田-集-N4038  
 編號 D8621501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150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仁井田-集-N403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警世通言三十六卷 天啟四年序王氏三桂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一卷

俞牙捧琴謝知音

說曾分鮑叔金

今交道姪如鬼

誰人辨得伯牙琴  
 湖海空懸一片心

古來交情至厚莫如管鮑管是管夷吾鮑是鮑叔  
 牙他箇同為商賈得利均分時管夷吾多取其利  
 叔牙以為貪知其貧也後來管夷吾被囚叔牙脫  
 之羞齊相這樣朋友纔是箇真正相知這相知有  
 幾樣已恩德相結者謂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謂之  
 知心相求者謂之知音總來叫做相知今日所

卷之二  
莊子休鼓盆成大道。

富貴五更春夢，功名一片浮雲。眼前骨肉亦蒼黃。  
恩愛翻成讐恨，莫把金枷套頸。休將玉鎖纏身。  
清心寡慾，脫凡塵快樂風光本分。

這首西江月詞，是個勸世之言，要人割斷迷情逍遙  
自在，且如父子天性，兄弟手足，這是一本連枝，割不  
斷的。儒釋道三教，雖殊總抹不得孝弟二字。至於生  
子生孫，就是下一輩事，十分周全不得了。常言道：得  
好。

兒孫自有兒孫福

莫與兒孫作馬牛

若論到夫婦雖說是紅線纏腰赤繩繫足到底是一肉粘膚可離可合常言又說得好

夫妻本是同林鳥

巴到天明各自飛

近世人情惡薄父子兄弟到也平常見孫雖是疼痛總比不得夫婦之情他溺的是閨中之愛聽的是枕上之言多少人被婦人迷惑做出不孝不弟的事來這斷不是高明之輩如今說這莊生鼓盆的故事不是唆人夫妻不睦只要人辨出賢愚參破真假從第一着迷處把這念頭放淡下來漸漸六根清淨道合

日有受用昔人看田夫插秧詠詩四句大有

詩曰

手把青秧插野田

低頭便見水中天

六根清淨方為稻

退步原來是向前

話說周末時有一高賢姓莊名周字子休宋國蒙城人也曾仕周為漆園吏師事一個大聖人是道教之祖姓李名耳字伯陽伯陽生而白髮人皆呼為老子莊生常晝寢夢為蝴蝶栩栩然於園林花草之間其意甚適醒來時尚覺臂膊如兩翅飛動心甚異之以後不時有此夢莊生一日在老子座間講易之暇

此夢訴之於師，却是個大聖人，曉得三生來歷，向莊生指出夙世因由。那莊生原是混沌初分時一個白蝴蝶，天一生水，二生木，木榮花茂，那白蝴蝶採百花之精，奪日月之秀，得了氣候，長生不死，翅如車輪，後游於淫池，偷採蟠桃花蕊，被王母娘娘位下守花的青鸞啄死，其神不散，托生於世，做了莊周。因他根器不凡，道心堅固，師事老子，學清淨無爲之教。今日被老子點破了前生，如夢初醒，自覺兩腋風生，有栩栩然蝴蝶之意，把世情榮枯得喪看做行雲流水，一絲不掛。老子知他心下大悟，把道德五千字的秘訣，領

囊而授。莊生嚙嚙誦習，修煉遂能分身隱形，出神變化。從此棄了漆園吏的前程，辭別老子，周游訪道。他雖宗清淨之教，原不絕夫婦之倫。一連娶過三遍妻。第一妻得疾死亡，第二妻有過被出，如今說的是第三妻。姓田，乃田齊族中之女。莊生游於齊國，田宗重其人品，以女妻之。那田氏比先前二妻更有姿色，肌膚若冰雪，綽約似神仙。莊生不是好色之徒，却也十分相敬，真個如魚似水。楚威王聞莊生之賢，遣使持黃金百鎰，文錦千端，安車駟馬，聘爲上相。莊生歎道：犧牛身被文繡，口食芻菽，見耕牛力作辛苦，自薦

其榮及其迎入太廟刀俎在前欲爲耕牛而不可得也遂却之不受挈妻歸宋隱於曹州之南華山一日莊生出游山下見荒塚累累歎道老少俱無葬費愚同所歸人歸塚中豈能復爲人乎嗟咨了一回再行幾步忽見一新坟卦土未乾一年少婦人淨身縞素坐於此塚之傍手運齊紈素扇向塚連搨不已莊生恠而問之娘子塚中所葬何人爲何舉扇搨土必有其故那婦人並不起身運扇如故口中鶯啼燕語說出幾句不通道理的話來正是

聽時笑破千人口

說出加添一段羞

那婦人道塚中乃妾之拙夫不幸身亡埋骨於此生時與妾相愛死不能捨遺言教妾如要改適他人直待葬事畢後坟土乾了方纔可嫁妾思新築之土如何得就乾因此舉扇搨之莊生含笑想道這婦人好性急虧他還說生前相愛若不相愛的還要怎麼乃問道娘子要這新土乾燥極易因娘子手腕嬌軟舉扇無力不才願替娘子代一臂之勞那婦人方纔起身深深道個萬福多謝官人雙手將素白紈扇遞與莊生莊生行起道法舉手照塚頂連搨數搨水氣都盡其土頓乾婦人笑容可掬謝道有勞官人用力將

織手向髮傍拔下一股銀釵，連那紈扇送莊生，權爲相謝。莊生却其銀釵，受其紈扇，婦人欣然而去。莊子心下不平，回到家中，坐於草堂，看了紈扇，口中歎出四句：

不是冤家不聚頭，  
早知死後無情義。

冤家相聚幾時分，  
索把生前恩愛勾。

田氏在背後聞得莊生嗟歎之語，上前相問。那莊生是個有道之士，夫妻之間亦稱爲先生。田氏道：先生有何事感歎？此扇從何而得？莊生將婦人掘塚要土，乾改嫁之言，述了一遍。此扇卽掘土之物，因我助力

以此相贈。田氏聽罷，忽發忿然之色，向空中把那婦人千不賢萬不賢罵了一頓。對莊生道：如此薄情之婦，世間少有。莊生又道出四句：

生前個個說恩深，  
畫籠畫虎難畫骨。

死後人人欲掘塚，  
知人知面不知心。

田氏聞言大怒，自古道：怨廢親，怒廢禮。那田氏怒中之言，不顧體面，向莊生面上一啐，說道：人類雖同，賢愚不等。你何得輕出此語？將天下婦道家看做一例，却不道歉人帶累好人，你却也不怕罪過。莊生道：莫要彈空說嘴。假如不幸我莊周死後，你這般如花似

玉的年紀，難道推得過三年五載？田氏道：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那見好人家婦女，喫兩家茶，睡兩家牀，若不幸輪到我身上，這樣沒廉恥的事，莫說三年五載，就是一世也成不得。夢兒裏也還有三分的志氣。莊生道：難說難說。田氏口出言語，道有志婦人，勝如男子。似你這般沒仁沒義的，死了一個又討一個，討了一個又納一個，只道別人也是一般見識。我們婦道家一鞍一馬，到是站得腳頭定的。怎麼肯把話與他人說？惹後世恥笑你如今又不死，直恁枉殺了人。就莊生手中奪過，統扇扯得粉碎。莊生道：不

必發怒，只願得如此爭氣甚好。自此無話。過了幾日，

莊生忽然得病，日加沉重。田氏在牀頭哭哭啼啼，莊生道：我病勢如此，永別只在早晚。可惜前日，你把我扯碎了，留得在此，好把與你掘墳。田氏道：先生你娶妾多心，妾讀書知禮，從一而終，誓無二志。先生若不見信，妾願死於先生之前，以明心迹。莊生道：足見娘子高志。我莊某死亦瞑目。說罷，氣就絕了。田氏撫屍大哭，少不得央及東鄰西舍，製備衣衾棺槨，殯殮。田氏穿了一身素縞，真個朝朝憂悶，夜夜悲啼。每想着莊生生前恩愛如痴，如醉，寢食俱廢。山前山後，庄戶也有

曉得莊生是個逃名的隱士來吊孝的，到底不比城市熱鬧，到了第七日，忽有一年少秀士，生得面如傅粉，唇若塗朱，俊俏無雙，風流第一。穿扮的紫衣玄冠，繡帶朱履，帶着一個老蒼頭，自稱楚國王孫，同年曾與莊子休先生有約，欲拜在門下。今日特來相訪，見莊生已死，口稱可惜，慌忙脫下色衣，叫蒼頭於行囊內取出素服穿了，向靈前四拜道：莊先生弟子無緣，不得面會，侍教願爲先生執百日之喪，以盡私淑之情。說罷，又拜了四拜，洒淚而起，便請田氏相見。因氏初次雅辭，王孫道：古禮通家朋友，妻妾都不相避，何

況小子與莊先生有師弟之約，田氏只得步出孝堂，與楚王孫相見，敘了寒溫。田氏一見楚王孫人才標致，就動了憐愛之心，只恨無由廝近。楚王孫道：先生雖死，弟子難忘思慕，欲借尊居暫住百日，一來守先師之喪，二者先師留下有什麼著述，小子告借一觀，以領遺訓。田氏道：通家之誼，久在何方，當下治飯，相疑飯罷，田氏將莊子所著南華真經及老子道德五千言，和盤托出，獻與王孫。王孫慇懃感謝，草堂中間，占了靈位，楚王孫在左邊，廂安頓。田氏每日假以哭靈爲由，就左邊廂與王孫攀話，日漸情熟，眉來眼去。



情不能已。楚王孫只有五分。那田氏到有十分。所喜者深山隱僻，就做差了些事。没人傳說，所恨者新喪未久，况且女求於男，難以啟齒。又捱了幾日，約莫有半月了。那婆娘心猿意馬，按捺不住，悄地喚老蒼頭進房，賞以美酒，將好言撫慰。從容問你家主，人曾婚配否。老蒼頭道：未曾婚配。婆娘又問道：你家主，人要揀什麼樣人物纔肯婚配。老蒼頭帶醉道：我家王孫曾有言，若得像娘子一般丰韻的，他就心滿意足。婆娘道：果有此話，莫非你說謊。老蒼頭道：老漢一把年紀，怎麼說謊。婆娘道：我央你老人家爲媒說合。若不

婆娘奴家情願服事你主人。老蒼頭道：我家主人也與老漢說來道：一段好姻緣，只礙師弟二字。恐惹人議論。婆娘道：你主人與先夫原是生前空約，沒有北面聽教的事。等不得師弟。又且山僻荒居，鄰舍罕有誰人議論。你老人家是必委曲成就。教你喫杯喜酒。老蒼頭應允。臨去時，婆娘又喚轉來，囑付道：若是說得允時，不論早晚，便來房中回復奴家一聲。奴家在此專等。老蒼頭去後，婆娘懸懸而望，孝堂邊張了數十遍，恨不能一條細繩縛了那俏後生，俊騰扯將入來，攬做一處。將及黃昏，那婆娘等得個不耐煩，果

暗裏走入孝堂聽左邊廂聲息忽然靈座上作響婆娘唬了一跳只道亡靈出現急急走轉內室取燈火來照原來是老蒼頭喫醉了直挺挺的臥於靈座桌上婆娘又不敢噴責他又不敢聲喚他只得回房捱更捱點又過了一夜次日見老蒼頭行來步去並不來回復那話見婆娘心下發癢再喚他進房問其前事老蒼頭道不成不成婆娘道爲何不成莫非不曾將昨夜這些話剖豁明白老蒼頭道老漢都說了我家王孫也說得有理他道娘子容貌自不必言未拜師徒亦可不論但有三件事未妥不好回復得娘子

道那三件事老蒼頭道我家王孫道堂中見着箇凶器我却與娘子行吉禮心中何忍且不雅相二來莊先生與娘子是恩愛夫妻况且他是個有道德的名賢我的才學萬分不及恐被娘子輕薄三來我家行李尚在後邊未到空手來此聘禮筵席之費一無所措爲此三件所以不成婆娘道這三件都不必慮凶器不是生根的屋後還有一間破空房喚幾個庄客攪他出去就是這是一件了第二件我先夫那裏就是個有道德的名賢當初不能正家致有此事妻之事人稱其薄德楚威王慕其虛名以厚禮聘他

為相他自知才力不勝逃走在此前月獨行山下遇一寡婦將扇搨墳待墳土乾燥方纔嫁人拙夫就與他調戲奪他統扇替他搨土將那把統扇帶回是我扯碎了臨死時幾日還為他淘了一場氣又什麼愛你家主人青年好學進不可量况他乃是王孫之貴奴家亦是田宗之女門地相當今日到此姻緣天合第三件聘禮筵席之費奴家做主誰人要得聘禮筵席也是小事奴家更積得私房白金二十兩贈與你主人做一套新衣服你再去道達若成就時今夜是合婚吉日便要成親老蒼頭收了一二十兩銀子恩

復楚王孫楚王孫只得順從老蒼頭回復了婆娘那婆娘當時歡天喜地把孝服除下重勻粉面再點朱唇穿了一套新鮮色衣叫蒼頭顧喚近山庄客扛擡莊生尸柩停於後面破屋之內打掃草堂在備做合婚筵席有詩為證

俊俏孤孀別樣嬌 王孫有意更相挑  
一鞍一馬誰人語 今夜思將快婿招

是夜那婆娘收拾香房草堂內擺得燈燭輝煌楚王孫簪纓袍服田氏錦襖繡裙雙雙立於花燭之下一對男女如玉琢金裝美不可說交拜已畢千恩萬愛

的携手入於洞房，喫了合巹杯，正欲上床解衣就寢，忽然楚王孫肩頭雙縐，寸步難移，登時倒於地下，雙手磨胸，只叫心疼難忍。田氏心愛王孫，顧不得新婚廉耻，近前抱住，替他撫摩。問其所以，王孫痛極不語，口吐涎沫，奄奄欲絕。老蒼頭慌做一堆，田氏道：「王孫平日曾有此症，候否？」老蒼頭代言：「此症平日常有，或一二年發一次，無藥可治，只有一物用之，立效。」田氏急問所用何物，老蒼頭道：「太醫傳一奇方，必得生人腦髓，熱酒吞之，其痛立止。」平日此病，奉發老毀，下奏過奏王，撥一名死囚來縛而殺之，取其腦髓。今山中

如何可得其命合休矣。田氏道：「生人腦髓，必不可致，第不知死人的可用得麼？」老蒼頭道：「太醫說凡死未滿四十九日者，其腦尚未乾枯，亦可取用。」田氏道：「吾夫死方二十餘日，何不斲棺而取之？」老蒼頭道：「只怕娘子不肯。」田氏道：「我與王孫成其夫婦，婦人以身事夫，自身尚且不惜，何有於將朽之骨乎？」即命老蒼頭伏侍王孫，自己尋了砍柴板斧，右手提斧，左手携燈，往後邊破屋中，將燈檠放於棺蓋之上，覷定棺頭，雙手舉斧，用力劈去。婦人家氣力單微，如何劈得棺開，有個緣故，那莊周是達生之人，不肯厚斂桐棺三寸。

一斧就劈去了一塊木頭，再一斧去，棺蓋便裂開了。只見莊生從棺內歎口氣，推開棺蓋，挺身坐起。出屍雖然心狠，終是女流，唬得腿軟筋麻，心頭亂跳。斧頭不覺墜地。莊生叫娘子扶起我來，那婆娘不得已，只得扶莊生出棺。莊生携燈，婆娘隨後同進房來。婆娘心知房中有楚王孫主僕二人，捏兩把汗，行一步，反退兩步。比及到房中，有時鋪設依然燦爛。那主僕二人，闖然不見。婆娘心下雖然暗暗驚疑，却也放下了膽。巧言抵飾，向莊生道：「奴家自你死後，日夕思念，方纔聽得棺中有聲響，想古人中多有還魂之事，望你

復活，所以用斧開棺，謝天謝地，果然重生，實乃奴家之萬幸也。莊生道：「多謝娘子厚意，只是一件，娘子孝未久，爲何錦襖繡裙，婆娘又解釋道：「開棺見喜，不敢將凶服衝動，權用錦綉以取吉兆。」莊生道：「罷了，還有一節，棺木何不放在正寢，却撇在破屋之內，難道也是吉兆？」婆娘無言可答。莊生又見杯盤羅列，也不問其故，教煖酒來飲。莊生放開大量，滿飲數觥。那婆娘不達時務，指望煨熱老公，重做夫妻，緊握着酒壺，撒嬌撒痴，甜言美語，要哄莊生上床同寢。莊生飲得酒，得大醉，索紙筆寫出四句：

從前了却冤家債  
若重與你做夫妻

你愛之時我不愛  
怕你巨斧劈開天靈蓋

那婆娘看了這四句詩羞慙滿面頓口無言莊生又  
寫出四句

夫妻百夜有何恩  
甫得蓋棺遭斧劈

見了新人忘舊人  
如何等待掘乾墳

莊生又道我則教你看兩個人莊生用手將外面一  
指婆娘回頭而看只見楚王孫和老蒼頭跛將進來  
婆娘嘆了一驚轉身不見了莊生再回頭時連楚王  
孫主僕都不見了那裡有什麼楚王孫老蒼頭此詩

莊生分身隱形之法也那婆娘精神恍惚自覺無顏  
解腰開繡帶懸梁自縊嗚呼哀哉這到是真死了莊  
生見田氏已死解將下來就將劈破棺木盛放了他  
把瓦盆爲樂器鼓之成韻倚棺而作歌歌曰

大塊無心今生我與伊我非伊夫今伊非我妻偶  
然邂逅今一室同居大限既終今有合有離人之  
無良今生死情移真情既見今不死何爲伊生今  
揀擇去取伊死今還返空虛伊弔我今贈我以巨  
斧我弔伊今慰伊以歌詞斧聲起今我復活歌聲  
發今伊可知噫嘻敲碎瓦盆不再鼓伊是何人我

是誰

莊生歌罷又吟詩四句

你死我必埋

我若真個死

我死你必嫁

一場大笑話

莊生大笑一聲將瓦盆打碎取火從草堂放起屋宇  
俱焚連棺木化為灰燼只有道德經南華經不燬山  
中有人檢取傳流至今莊生遨游四方終身不要或  
云遇老子於函谷關相隨而去已得大道成仙矣詩

救妻吳起太無知

荀令傷神亦可嗟

請看莊生鼓盆事

逍遙無礙是吾師









凡所  
圖書